责任编辑：王春燕　版面设计：元之暄　责任校对：张君梅　　编辑邮箱：714237652@qq.com　联系电话：15044792334　5160311

达拉特快讯　响沙 XIANG SHA　2021年1月1日 星期五　3版

童年拾趣

我的百草园

林金栋

我这辈子读书不够多，大多又是囫囵吞枣，所以能记住的名篇更是少之又少，特别是小时候，写作文几乎没有可借鉴参考的美文。然而在课本上读到了鲁迅先生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觉得写得真是太美了。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仍然可以背出那段描写百草园的文字：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葚；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轻捷的叫天子（云雀）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。油蛉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。翻开断砖来，有时会遇见蜈蚣；还有斑蝥，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，便会啪的一声，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。”

鲁迅先生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中产阶级家庭，甚至比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还要好一些。鲁迅先生后来回忆到：“而这时候，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。看不起钱，也是那时的所谓‘读书人家子弟’的通性。我的祖父是做官的，到父亲才穷下来，所以我其实是‘破落户子弟’。”因此，那个那时候还叫周樟寿的小朋友，尽情玩耍的百草园，也应该是江南水乡比较豪华的园林，一定会有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。

大概是清末民国初年，我的老祖宗从陕西府谷走西口，一路逃荒，在达旗梁外地区一条极其普通的小山沟的侧畔住了下来，繁衍生息，久而久之，那个地方就叫林家塔了。我的先人们一代接着一代植树不止，在小山沟的坡上、沟底栽了好多榆树、杨树、柳树、杏树，因为时日久远，树木逐渐成林，成了我们小孩子玩耍的好去处。

那时候，梁外的气候似乎没有现在这样干旱酷热，时不时下点雨，飘些雪，因此，山沟沟里经常会有或大或小的溪水流淌，如刀削斧劈的岸崖上也布满了厚厚的绿苔。直竖着锋利叶子的菖草，顶着毛绒团的芦苇草，天涯到处都有的白芳草一丛丛、一片片，将沟底染成了绿色。其间，点缀地开着一长串淡粉色、小喇叭状的苦子蔓，花期极长、满藏黄金甲的蒲公英，饱含乳汁、可以当菜吃的苦菜，引来五彩斑斓的蝴蝶上下翻飞。这就是承载了我欢乐童年的“百草园”。

早春二月，乍暖还寒，那些老柳树的树干、枝条不知不觉变得柔软起来，有了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诗意，用不了多久就满身披绿、细叶密密了。杨树也不甘示弱，尚未长出叶子，就绽开了花蕊，吐出的杨花漫天飞舞，“细看来，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”。在这几种树木里，我更喜欢榆树，每年清明前后，榆树都要结上一串串的榆钱钱，随风飘荡，那时候的天很蓝，空气异常的好，也没有农药粉尘，爬上榆树，直接捋一把榆钱钱塞进嘴巴里就可以吃。榆钱钱在一段时期里还是老百姓的“救命粮”，一小块掺了榆钱的麸皮窝头，对于食不果腹的百姓来说可谓求之不得。

“道白非真白，言红不若红，请君红白外，别眼看天工”，三月里杏花开始在干枝上吐蕊、绽放，那朵朵杏花，艳态娇娆，繁花丽色，胭脂万点，占尽春风。我们无心赏花，在落花中团上眼睛，盼着早日能吃到酸酸甜甜的杏子。

山顶上有花开的时候，已然是盛夏了。沿着陡峭的小路向上攀爬，两岸就是砒砂岩山坡，稀稀疏疏的黑老鸹卜子开着棕紫色的花，狼毒花则分外艳丽，红的、白的、粉的，或者红白相间，我们常常将其编成圈，戴在黑麒麟的小脑袋上。如果雨过天晴，就会有扎蒙花开，吸引女人、娃娃们奔跑着采摘，那是我们梁外人家最好的调味品。

夏日里，大树参天，遮阴避日，“百草园”就成了我们避暑玩耍的最佳选择地。少不了捉迷藏、老鹰捉小鸡、跳格格等久玩不腻的游戏。最投入的当属“过家家”了，在舒缓的土坡上，用铲子修建了露天的“房屋””，有“炕”、有“灶”、有“桌凳”，餐具则是砸得圆圆的破碗、破瓷片，“男人”负责出外采食，当然是就地取材的树叶、草花、野果，还有泥捏的鸡、鸭、大骨头，“女人”也会忠实地履行职责，像模像样地烹调蒸煮，邻居相互邀请，大碗喝“酒”，大块吃“肉”，其乐融融。

秋天，天已渐冷，黄色从山顶一直弥漫到山谷，草衰叶落，一片萧瑟。风在枯萎的树干、枝叶中穿行，发出呜呜悲切的声音，很像姐姐趁母亲不在时，笼着被子给声绘色讲述的狐狸精发出的悲鸣声，望着远处老祖宗留下的黑麒麟的窑洞，越看越像吸血鬼黑洞洞的眼睛，即使是大白天，也不再敢一个人独自在百草园玩耍。

在寒冷的冬天，“百草园”也已冬眠，硬邦邦地失去了生气，不久，就被白雪覆盖，只留下成群的老巴子、红嘴鸢、野雀子从这几棵树上飞到远处的那几棵树上，打破冬季的无聊。这时，男孩子们便坐不住了，在高粱片子上安了马尾，形成一个个活圈，撒了糜子、谷子，不大一会儿，就会套住那些馋嘴的老巴子。

三爷爷家靠近“百草园”，除了拥有那两苗杏树的所有权外，还在房屋周围种上了番瓜、西葫芦、饲料瓜。那饲料瓜的外形极像白皮白瓤白籽的三白西瓜，于是成了我们攫取的目标。等心惊胆战、迫不及待地打开瓜掏一块瓤填到嘴里时，那股酸不拉几的味道立刻让我们大失所望。

被饱记着的还有爷爷种植的那一小畦子旱烟，在秋阳的烘烤下，逐渐变成金黄，在几个大哥哥的怂恿下，我们也会蹑手蹑脚地摘几片烟叶、烟籽，躲在毛驴圈里，将烟叶揉碎，卷成烟卷，学着大人的样子抽了起来，臭臭烟气和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惊动了大人，立刻被责骂声驱赶得落荒而逃。

三爷爷家的门口附近，有一口人工挖掘的水井，虽然不是很深，但足可以满足我们六七家二十多口人和牲畜的吃喝。水是那样的甘甜清冽凉爽，趴在井口，还可以清晰地照出我们脏兮兮的小脸。可惜后来干涸废弃掉了，只能到远处的大口井里挑水吃。

荒掉的不止这口井，慢慢地，树枯了，草没了，“百草园”变得面目全非，裸露出黄土、砂岩，过去的一切只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。

那年那月

难忘倒淌河

段飞龙

那一年，我随部队去倒淌河采风，那条神奇的河，那些可爱的牧民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。

倒淌河，据说在中华复杂的河族中，它是唯一一条流向是自东向西的，因此得名倒淌河；河域中的小镇也因它而闻名。但凡新鲜自然就有了吸引。

18年前的一个春月，我们乘车向倒淌河驶去，春意融化了冻土，车下的路面泛起黑色的泥浆，稠厚而味腐。轮胎的反复碾压撕破了表层的柏油砂壳，道路不屈地拼命鼓起，在坑坑洼洼的曲折中跌撞的“老解放”如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的危船。坐在“老解放”中的我也随之被颠起，觉得疼后才发现颠头上撞起了大包。

“为什么不修修呢？”我真的不明白。

“你没看见那些养路工往坑里死命地垫石头吗？”大头胖脸的老兵抱怨说：“垫得再多管个屁用，到明年开春一块石头都找不见，泛上来的还是烂泥汤子，这地方，没治！”

他的话把我拖入恐惧的沼泽里。我担心冒着紫粘液的黑泥潭里会猝然跳出个妖精，相传这是唐僧师徒当年去西天取经时曾途经的地方。

车晃心悸，再回头才知险关已过。顺着黑脸班长的手望去，哪还有河的轨迹，哪还有水的流向？只见铅灰色的天地间几幢低矮的土屋瑟缩在苍苍茫茫的黑草滩上，它就是倒淌河镇的全部。

倒淌河，令人不安的河，记忆中的它只有凛冽的春寒。

生活中那些念想若不及时兑现就往往会被搁置，正像我这个内蒙古人总觉得随时可去大青山，可至今还没登上大青山顶峰一样，当我再次到青海时已经人到中年，月到仲夏了。

从青海海晏县出发到倒淌河，日月山是必经之路。山回路改，当年的登山日道早已改为旅游专线。道口的两座山包相对而望，各自驮着一座古色古香的日亭和月亭，它们仿佛在向游人讲述着文成公主远嫁边地的往事。

同行的战友们忙着登亭拍照，我独站垭口，听任日月之风洗面展衣。翻过日月山全都是牧区，极目西望，万顷草滩中一条蟒蛇似的通途伸向远处，在天尽头衔住的那座草原小城就是园别已久的倒淌河镇。

翻浆地已成为悠悠往事，脚下是通往西藏的血脉国道。当庞大车队驶来时，司机放慢了车速。

临窗而跳，百余台载重卡车一样的色块，一样的披挂、不见头尾，只觉隆隆耳鸣，地皮发颤。它们旁若无人地霸占了路面，阳光下枯黄色的车头宛如士兵耀目的钢盔，昂首一看，果真是青藏线上的老大——汽车兵，一身油装能拧得出冰雪风沙和高原上特有的味儿来。

中午时分，车停在公路边，也停在倒淌河镇的街道边。西北的许多小城镇多以公路当街。一条公路像一条藤蔓，会在沿途结出许多房舍、集市和人群来，像江河码头能生出大都市一样，路是高原人的亲娘。

相别10多年，大自然依旧是那样无情。倒淌河街道两旁照例没有一棵绿树，因为风啸，也因为地冷，而明显增加的是各式建筑。影院门口生出了录像片的广告；俱乐部墙面上的“舞”字鲜红醒目，倒淌河人终于踏着流行乐曲旋转起来。“电声乐队特邀歌星”之类的字眼以同样的魅力诱惑着高原人不安分的心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歌星的大名都陌陌生。

在国道和支线的交叉三角地是新繁衍出的一小片商业区，小店顶着小店，饭馆挨着饭馆，恰似都市中的袖珍街心花园。

走过去，其实是一排房屋、几多露天摊点，在看惯繁华的人眼中这样的景象照例是简陋的，而在看惯荒凉的人眼中却是不小的繁华。房屋是典型的藏味：平顶厚墙、门楣木窗和外伸的椽体都着以彩绘，鲜红、鲜绿、大蓝、大黄，既不中庸 也不敷衍，率直地把倒淌河人的秉性涂在上面。木檐下一条横贯的短布帘则勾起人们对寺院经幡的神往。精明的个体商贩大概从中受到某种启示，有的盘腿打坐，有的拜佛似地趴在地上，神态虔诚，两眼却闪耳着货摊和顾客。这里是过往行人、旅游者、牧民和驻军士兵的购物天堂。可今天的天堂却有点意外的寥落，同行的参谋长告诉我们说，藏民们大多去了附近的草滩，丰收的牧民们忘不了祭祀山神。

我钻进一家小店买了几筒健力宝又匆匆等车前行了。走出不多远便看见不少盛装的藏族妇民像涓涓的溪水流来，从草原深处，从白蘑菇状的账房，从隐现的沟岔里。有的坐着手扶拖拉机，有的骑着马，马的额前戴着绸花，鬃毛和马尾都经过精心梳理。

参谋长是位翻译，也是位英武的藏族军官。他一眼看出，那些佩红饰绿的马匹是去参赛的。马是草原的翅膀，每逢盛会，赛马是必不可缺的项目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更多的藏族青年男女则是跨着漂亮的摩托车去祭山的。

如今倒淌河的牧民早已是富庶的高原人了。小汽车取代了摩托车和马匹，诗化的草原不再只有奶茶和藏刀泼划出的古老风情。

他们来了，挥舞着镶银的鞭子驱使着时代的坐骑风驰电掣般地驶来，横在我们的车前。后座上的姑娘冲着我们抛来一串奔放爽朗的笑声。当我们的目光吟吟地相撞时，她又呼地偏过头可住脖颈上的彩巾，牙越发细白，眼越发黑亮，像雪原像宝石。她紧束着情人的腰身，把含性的脸埋了进去。执车的小伙触电似地“嗷”的一声欢叫。

这叫声、笑声是草原人特有的嘶鸣，仿佛是在挑战和炫耀，听后心中不觉热腾腾地涌出一种冲动和欲望。

我禁不住亢奋了：“超，超过去！”本讷的司机听了我的话后，居然打出个尖利的口哨，并猛地一踩油门，我们的车像孩子似地蹦跳着追了上去。

同我们一路赛“马”的小伙带着他的天使已经消融在同伴的行列中去了，我在瞬间只捕捉到他那顶乌红色的礼帽和绕在马鞍中的牛仔裤。此时，绿茵茵的草山下是一片花海，所有的姑娘都把自家最绚丽的头饰、手饰和藏袍穿戴上，一从丛盛开的格桑花簇满无遮无拦的草原。

目前正是旅游旺季，有客自南国来，自京都来，自港澳和天边来。他们或入塔尔寺求佛，或临青海湖洁鸟，或爬苍莽昆仑去冰雪中找寻被岁月风尘掩埋的故事，或进大草滩里叩问一顶帐房的温馨，倾听猛狮般的藏犬狐狸野吠几声。倒淌河人都为他们准备好了吃食和住处。

对草原我并不陌生，我从小就出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，可倒淌河的草原别有一番风韵，看到它总是那么亲、那么近。也许在喧闹的车流和眩目的灯海中走累了，终于可以在这里吸一口不曾被现代文明污染的空气，也许在欲望的苦海中泡久了，终于可以在雪山下的草地上松动一下筋骨。这里的原野慷慨而大度，随你纵横驰骋也不会生出丝毫龃龉。

我想醉，醉倒在草棵间，醉倒在格桑花丛中，不料半梦半醒间被一阵又一阵的欢叫声吸引。

射箭比赛开始了，箭靶是用带草根的土垒起来的。每一个射手射出一箭都会激起一声声的叫喊；当击中箭靶后，围观者和射手会狂呼着围成一团跺着脚，扭动着身躯跳起来。他们不知疲倦地跳啊、叫啊、舞啊，这是只有生活在这没有遮挡的土地上的人才有的声音，这声音是朝着天上的云朵和遥远的雪山发出的，深沉、粗厚而彪悍，它以极大的穿透力撞开了我的心扉。

“不走了，我今晚要住在草原上！”

“明日还有赛马，后天还有歌舞，是群众自己跳的歌舞。”参谋长兴奋地向我介绍说，并从人群中找到那位途中赛车的小伙。原来，他刚才要不是特意去接女友赶会的，他的家就在神圣的草山下。

那是真正的家，土屋外高高耸起的小型风力发电机在旋转，屋里亮起了电灯，也亮起了电视机。小伙告诉我们，如今只有到了夏日，牢轻的牧民们才会骑着铁马，赶着羊群，在帐房里居住。老人们说他们骄气了，也懒散了，离开帐房的牧人还算什么牧人呢！

藏族小伙说着自己先笑了。

我笑了，参谋长也笑了。

我们一路走，一路看，望着旋转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，惬意地踏着肥沃的雪草，故意让潮湿的水汽亲吻着脚踝，当背后的帐篷成宛起繁星般的灯火时，我对着远处定居点中的光光，对着夏夜的草原呼呐地说：“倒淌河，你像条汉子！”

年华似水

旧时光

张如

我在外头已经生活了三十年。

回望故园乡里，有一些旧时物事时常潆洄在心里，挥之不去。随意撷取断断续续的记忆，免却念旧的梦。

罐头

水果罐头、肉罐头、咸菜罐头，玻璃罐、铁盒、铁罐，形形色色，五花八门的罐头，是少时舌尖上的美味。

水果罐头，大致是苹果、梨、橘子、葡萄、樱桃，还有什么水果可以制成罐头，记忆模糊了。肉罐头，有午餐肉，不过是猪鸡牛羊之类，鸡鸭鱼鹅也有。我在十二岁左右时，吃过最豪华的罐头是名为“烤全鸭”的罐头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价格是十五元一听。我不记得父亲当年的工资是多少，想总也超不出一百元吧。说豪华，并不为过。一个很大的铁罐，一个人一顿吃不了。那应是我生平第一次吃鸭子肉。

还有一款罐头，名为“北京酸辣菜”，家里在请客时常常购买，但我吃得少，只是尝一筷子，是大人用来下酒的。罐头的成分是什么，不大记得了，但感觉到，一个简单的约请，有了这一款罐头，档次就提升了一档。这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说罐头是什么奢侈品，也倒未必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左右，吃罐头已经不是不可企及的事了，但是，家里买了同样的水果和罐头，我宁愿吃罐头，而不吃水果，备办了同样的肉食和罐头，以罐头为尊。

家做，不及商品，大概就是这种选择的心理动因。

现在，罐头多了，品种不知几何。吃罐头的人少了，但我会偶尔买一个罐头尝尝，用现在的流行话来说，即吃的不是罐头，是怀旧。

算盘

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说一个人有文化，就说能写会算。会算，至少包括会打算盘。有的人口算也厉害，口算其实是心算。但较复杂的计算，非算盘不行。售货员，必须先学会打算盘才能履职。会计，更不用说了。日用，也离不开算盘。算盘的方框内，一个横杠把算盘隔成上下两部分，一般是上面两个珠子，下面五个珠子，形成“二五”的格局。上面一个珠子代表“五”，下面一个珠子代表“一”。本地人说一个人喝酒喝高了，就说喝得“二五”了，是不是就是说，此时已不辨算盘上的“二五”了？

小时候练过珠算，有一种练指法的“六二五”，就是先在算盘上拨出“六二五”，再连续加七次，就是五千，算盘上显示的是横杠上面的“五”。如先拨出“六二五”，再连续加十五次，就是一万，算盘上显示的是横杠下面的“一”。“五”和“一”后面的零，在算盘上是无法显示的。说一个人，推卸责任干净，就叫“一推六二五”，这个人就是那个“五”和“一”，把“后事”全部“清零”了。

现在，主要用电子计算器了。不过，仍可见一些会计的案头有算盘的影子，形制和老算盘略有不同。

到过很多地方的农耕博物馆，一架算盘落寞地躲在角落里。

木匠 铁匠 皮匠

木匠擅斤斧，身上常有木材的气味。木材的气味是山林的味道。

少时看到木匠用墨斗弹墨线，使盘尺量尺寸，锛子斫木料，刨子推木板，锯子解木头，制作家具、盖房、打造寿木，觉得真是一个实用技术家、几何学家、美学家。耳朵上常掖着一支铅笔，而且常用墨，凿斧熟稔，榫楔严丝合缝，文武兼备。

曾亲眼见过木匠打寿木的情形，几块板，丁丁榔榔地响，三长两短，一盖了事。棺的形制确实是三长两短，长了见识。

木匠参与人的生死用物，实在也是一个“阴阳家”。

《红楼梦》里叫寿木直接叫“板”，秦可卿死，贾珍痛不欲生，比贾蓉还哀痛十分，对秦可卿的葬礼声称要尽其所有，到底还是叫薛蟠抬来一具价值不菲的“板”，真是令人叫板！这个板，非大匠不能为。

铁匠，铁砧一樽，铁锤一把，一炉火熊熊燃烧。师傅最是省事，只用一把小锤在砧上轻敲示意，徒弟则须开怀捋袖，奋力锻打，挥汗如雨。铁能烧成烧指柔，火克金，就烧得了。趁热打铁，也是一条经验，像大人教孩子，老师教学生，什么时候锻打，什么时候淬火，应心中有数。

嵇康喜打铁，有的打铁的就是打铁的，有的打铁的不是打铁的。

阮籍喜饮酒，在路途穷，痛哭而返，这对身体、精神皆不利。不若嵇康，打铁，以强壮身体，死时悲壮，一曲《广陵散》，实是为铁业壮行。

风火炉里，砧炸之上，魏晋风度存焉。

皮匠。皮匠臭不可闻。不过，公允说，是皮子臭了皮匠，不是皮匠臭了皮子。我小时见过一个皮匠，为我做了一领小羊皮袄，用月牙形的刀子裁剪皮子，特别令人惊异的是一个大男人居然可以穿针引线缝皮袄，这对开阔我的思维很有启发。

木匠与植物有关联，铁匠涉及矿物，皮匠则与动物有交涉，乡间百艺，我喜欢看着玩，无意中就读了生活。裁缝、剧师、司机，不一一。在、会、住、行、用，他们用自己的一身薄技创造了丰富绚烂的生活。

小时候，有一个补锅底的师傅，我走近前，拿起他的工具看了看，这师傅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：“手艺人的家具，准看不准摸。”我迅即放下，这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。翻译成书面的话，大致就是非礼勿动，这可能是行规，话丑理端。

对旧时光，以及这光阴映照下的五彩斑斓的彩虹，我充满好奇、感恩，因为这彩虹烛照着游子的心。